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隋書詳節卷之四

經籍志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失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設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錄設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設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出自武帝訖于美漢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繼從傳數十篇并議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藉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卷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翼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接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之官晉時陳壽劉宋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曄奉表其書帝詔河南尹洛陽令戴嵩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觀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毅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蓋讀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繫而編之有史官故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成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班固為尚書

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家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訊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蓋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自秦撤去古文為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解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非史象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隱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道亡是後漢才兼纂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卷之說迂怪誕妄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傳曰宋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今宋之亂蓋昏蔽亡令舉其兒在謂之霸史

起居注者錄記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制而歲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

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責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著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條流派別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羣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今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紳指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古之任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正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為今漢書百官表列眾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落易為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官篇

儀注之典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疎之別養生送死吊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之為三在周仍而為五周官冢宰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攝事之類是也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割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和定南北之郊節文漸且復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缺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益為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則其大綱編于史志或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執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應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送于邦國內史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蓋藏于官府懼人之知爭端而輕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罰借溫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令甲已下益溫架威晉初賈充杜預剛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為梁科後齊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漢律久亡故事駁議又多零失今錄其見存可觀者編為刑法篇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藏訖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泚其盟書登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羣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眾庶書其敬敏任郵者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漢初始有丹青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傲黨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美齊漢書但述揚王孫之傳其餘皆略而不說又漢時既倉作列仙苗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美

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則  
米其要焉○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遽變其故  
循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書錄禹別九州及其山川分其圻畧  
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誦詠  
掌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呈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秋祥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  
也辨四夷八蠻九路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司徒掌邦之土地與番與其人  
民之數以佐王提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川澤丘陵墳衍原濕之名物然則其事分在  
衆職而家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達家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為文官之職○漢初潘何得  
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失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  
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梁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  
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敘與古禹貢周官所  
記相好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未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摯虞條禹貢周官作職服經其州  
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圖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  
今亡而學者固其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  
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  
大業中晉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畝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  
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  
書之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班昭撰則亦史之職也秦燕天下刻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初得世本  
叙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吳之間  
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  
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  
功者並令其為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紀已  
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湮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錄也  
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闕之古之制也自是之後  
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上故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草  
向故而遠不逮矣其先代目錄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為簿錄篇

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達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咸所感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  
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  
範圖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蹟詳一代之憲章自史官廢絕久矣漢代頗循其舊班固之魏晉已  
求其道適替南董之位以祿貴遊正駿之司乎因才授於是尸素之儔奸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  
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六墳忠肅  
之才不傳於蘭葉斯所以為蔽也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

子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擊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博衆多，設問難，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道者蓋為萬物之與聖人之至順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為物，養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渾粹而不知其體。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日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持，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厲孟公龍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遷誕誹謗，怪而失其真。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懲不軌而輔于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履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之則杜哀於絕仁愛，欲以威赫為化，殘虐為治，乃至傷恩害親。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禹湯之行，著法不習，稱梁之食桐槽三十寸，儉無愛，嚴父上德以孝示

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違時變推心兼愛而混于親疎也縱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解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周官掌文以節典幣題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倭人為之則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思信覆邦亂家

雜者無儒墨之道通東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釋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故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學多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歸歸農者所以播五穀栽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粒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與人之誦詩美誦于魯堯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替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譏士傳言而庶人誇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舉記周官誦誦掌道方志以詒觀事道方憲以詒辟忌以知地俗而誦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司馬掌九法九伐以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義故能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志情道破爭伐尋常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后德不修，謫見于天；月為之蝕，其餘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掌十有二歲，斗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指惡為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曆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既會。書：隆終始，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敘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中，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壞大為小，削遠為近，是以道術遍碎而難知。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耳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傳，故傳曰：天生材，廢一不可，五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觀刑法以辨其貴賤。周官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眠、視而太史之職，實司總之。小數者，鏡得其十，摘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醫方者，所以除疾，疾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導壹其情，則溺而生疾，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春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脈以政，知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為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恒得中醫。

凡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有可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而可施各異。

世之治也列在衆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各宗所習分競並爲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之略今合叙之爲十四種謂之子部

法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一種息諷諫之道與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申抒其心自明無罪仍以諷諫與君覺悟卒不自容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楊雄嘉

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爲之章句且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潛公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潛公之音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已均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遠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皆覽者之勞俸於是採摘孔翠艾蕭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流別爲是後文集總抄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單集而取則焉今少其前後并解釋評論懸於此篇

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賦義紀能謀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言其因物興辭情靈蘊播者也唐虞盛詩商頌周雅叙事緣情紛紛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

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王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郢枝馬陳風藻於西京平子艷發於東都王祭獨步於漳  
澄爰逮晉代見稱滿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  
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啟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  
沈休文之富溫輝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爲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  
極閨閣之內後生好事遽相效習朝野紛紛號爲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  
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淨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  
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  
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米荆尚之格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祖高少文煬帝  
多忌當路執權速相擠壓於是握靈蛇之玃鑑荆山之玉轉瓦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然刺於是典  
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闕于歲寒者也班固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爲三種謂之集部

唐 特進 大夫 鉅鹿 魏徵 撰

列傳

李穆 亦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風神警俊個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  
釋褐統軍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墜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誓之授以從騎潰圍俱  
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穆相相對泣顧左右謂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  
令撫慰關中兩至克定進位大將軍授原州刺史○穆以二兄賢達並爲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  
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高祖作相尉廸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領

其使上其書親于士榮以程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程反程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程專以天命有在容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俄而程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於是程子孫雖在樞祿悉拜儀同其一門執家務者百餘人書盛當時無比程兄子崇

崇字承隆英果有善言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趙樂鄉侯時年尚少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嗟怪而問之對曰無動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莫甯嬰舟等懼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韓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晚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饗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死亡略盡遂明奔其城者尚且百餘人然多傷重不堪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吾死且可降賊方便走散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捉及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於陣

###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沈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中宮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周閔帝受禪徵為御伯未幾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川睿不得違高祖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遠姜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閔府李三王子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遣之龍門謙將趙儼奉會擁眾十萬據險為營周豆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進謙將敬豪守鉅關梁巖拒

平林蓋懼而未降謀令高阿那瓌遣其妻等以威兵攻利州閬唐將至基分兵據關遂唐顧謂將士曰此唐據要欲逼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托拔宗起鈕閣宇文寬詣巴西趙達水軍入嘉陵唐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基自午及申破之基奔歸于謙唐連邊成都謙親率精兵五萬其城結障唐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基以城降謙不內謙將麾下三十騎逃走王寶執之唐新謙于市叙南悉平進位上柱國○唐時威震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蠻震恃遠不賓唐上疏請曰切以未遠能遠著自前煙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使萬歲討平之蓋因唐之策也唐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道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唐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唐往上平陳之策上善之唐時見突厥方強恐為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矣防邊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條來忽往雲屯霧散強則驍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寢寢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護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宜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唐詩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唐上殿握手極歡唐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閩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唐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薄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彼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唐懼懼上表陳謝請歸

大理上慰諭遣之

史臣曰李穆梁唐皆周之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唐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真烈，有愧焉。比晉世之忠臣，終慚徐廣，穆之子孫，持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忘當時禍難，適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子義 宣統

子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任周官至太師。義少矜嚴，有操尚，為志好學，累遷安武太守。事榮，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女王奴，兒爭財相訟，義曰：「德薄不勝任之所致，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女等各懷恥愧，移實佗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急之於帝，帝覽之，衣色動，謂侍臣曰：「子義諍訕朝廷，顏之儀，述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適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于高顯，顯答曰：「義素有膽略，可為元帥。」高祖初，劉昉述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廢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義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將達奚善提、衆據、蘭達、義將左軍擊破之。拜潼州總管，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翼為太尉，弟智兒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上十餘人于宣統。

宣統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統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不容，莫不嗟賞。高祖踐祚，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鑿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晉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雖福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佗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善於觀大。然山川設險，非親帝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熱，南屬荆玉，周德之衰，茲

土遂成戎首矣政失御此地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奉天貳地居揖遜之期億兆它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屏藩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或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務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威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際日月之照臨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子氏世有人馬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

###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稽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為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宣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高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舉城固守謙遣其將奚基高阿那肱乙弗虔等眾十萬攻之起上山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迫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高祖遣趙仲卿勞之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為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感勣效克彰甚重之後為漢王諒納勣女為妃恩遇彌厚

史臣曰子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析薪克荷崇基弗墜甚矣

###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為部位進止行到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

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馳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豈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監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統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驍騎將軍進爵郡公從武帝伐齊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來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關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縊帝挺身而逃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遂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應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顧彌隆尉廻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頊馳驛監軍與頊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廻遣子盛兵武陟忻先鋒擊走之進臨相州廻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敬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廻又拒守忻率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廻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頊率論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躍而走轉相騰聲如雷定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高祖顧謂忻曰迴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高頊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頗經將領有感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

謫去官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推來士彥時亦怨望陰蓄不軌忻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謀  
洩伏誅

高頊

高頊字昭玄自云渤海脩人父賓背齊歸周獨孤信引為養佐賜姓獨孤氏○頊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書  
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  
記室高祖得政素知頊強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頊承音欣然曰願受馳驅於  
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猶屬意於頊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  
率步騎八萬進屯武修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 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辭父在山  
東頊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頊受命使發遣人辭毋去忠孝不可兩兼歐  
敏執路至軍為橋於泗水賊於上流縱大楫頊預為木狗以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鄆下與迥  
交戰乃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固平尉迥軍運侍宴於卧內上徹御帷以賜之遂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  
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上每獨為獨孤而不名也頊深避權勢上  
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頊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  
去官於是命頊復位○上嘗問頊取陳之策頊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  
際微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也兵禦守足得廢其虜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  
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害密遣  
行人因風縱火彼備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九年晉王諱大舉  
伐陳以頊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頊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頊曰武王滅殷殺妲

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鹿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上因夢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聞也○頌又遜位詔曰公鐵鑿通達器略優深出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齊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龐晃及盧贛等前後短頌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頌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姜暉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頌請廢無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道甚上嘗從容命頌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頌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時榮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言於頌曰天文不利宰相可備德以禳之頌不自安以禪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頌為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進進高入磧遠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頌欲反上未有所答頌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頌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頌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頌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後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后言謂頌頌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頌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後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頌耶始陛下欲為頌娶頌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頌會議伐遼東頌固諫不可上不從以頌為元帥長史從漢王莊遼東遼東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頌初不致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頌頌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心諫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諫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頌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王世積以罪誅當推戮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頌處得之上欲成頌之罪聞此大驚時賀若弼宇文弼薛中斛律孝卿柳述等明頌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史自是朝臣莫敢

古語先免以公就第本義上章泰王後第名禮侍宴頌飲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  
上稱頌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問侍臣曰我於高祖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瞭然忘之  
如本意高祖不可以身事君有言第一也頌之頌曰今上頌陰事於是上大怒囚頌於內史省而鞠之憲  
曰復奉頌他事有言新上曰去年歲慶慶則令茲新王世積如史誅頌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  
頌曰昔得身身之曰法當貴已極但有一所頭耳爾其慎之頌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頌歡然無恨色  
既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頌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復之恐無識  
之徒幸未遠來速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酒甚又起長城之役頌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  
凡以好樂而亡殷鑑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頌謂何稠曰此虞頌知中國虛實山川  
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謬私朝廷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徒  
達○頌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及家任寄之後竭誠盡節引負良以天下為己任慈威楊素賀若弼韓  
擒等皆頌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無  
異頌信政對平頌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與謀及  
頌善政理實則甚也無知者

蘇威 並

蘇威字思安京兆人也父皞魏度支尚書祖相為丞相高祖屢其贊高祖亦素貴其名色之及至引入  
內與高祖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謀遁歸曰里高祖請進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  
蘇威子身保送歸其父為郡國公以威繫馬儀無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駁者  
難載以索繫人吏才無解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備用不足為租稅之法威稱為重既而

敬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復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母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  
輕其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顛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感陳節儉之美以喻上上為之改  
容靡飾舊物悉平除殿上掌怒一人將自出新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退止上拂衣而入良  
久乃召威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  
如故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懋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勅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  
何遽遽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若斟酌古  
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時高顛與威同心協贊政  
刑大小無不善之故華運數年天下稱治隋承戰爭之後惡業踏鞍上今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  
令格式都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威子夔少有威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  
歸之復議樂書奏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樂要共為一議使百寮舉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變  
者十九人妥志曰吾席闕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暉和等  
共為副書奏威以兩道任其從父弟徽肅等固習為官又國子學請王孝遠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  
為書學奉單上令蜀王秀上柱國盧慶則等雜治之事中驗上以密書辭暉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  
懼竟獲罪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甄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  
德行者為人而誤耳會之通籍威餘復爵郡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  
人言蘇威詐清實累金至此妄言也然其性狼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管復事走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  
責威拜謝上亦止楊帝嗣位即上天將軍與宇文述等誅蘇威盧愷世基奉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從征

連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蠢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疑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悟○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濟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眾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軍威不止士馬疲弊願陛下還京師深固根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遠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慮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御史大夫裴蘊帝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與還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為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三朝三十餘載積誠微淺不能上感登靈屢彰罪戾萬死帝憫而釋之○宇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化及敗於李密未幾密敗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郟公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拜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覓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於碎論者以為非簡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言輒發其事時虜賊蜂起郡縣有表奏請闕者又訶詰使人令威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議于變

雙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十四請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書尤以鍾律自

命初不名，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啞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咸曰：楊素無兒，蘇無父。後與涪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

史臣曰：齊公霸國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府，風雲素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高述思布。克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寮資以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建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覺，免終殿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宗雅，惜矣。邗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程命。綢繆任選，窮極榮寵。久處橫街，多所損益。磨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然當時終稱適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徇。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人也。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望數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都京人士多就定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嚴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章，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嘗侍殊已疾，賢何不近叱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暹者，僕射之兄，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帟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繞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燒灼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嘗語德林云：切聞蔽賢蒙戮，火令君沉滯。善獨得潤身，朝廷暇不見。

尤亦聰明靈所鑄於是舉秀才入都王因達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國多奇士此言誠為不謬今歲所  
香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於經國大體是實生冕錯之儀  
形虫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人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遵彥即命德林  
製讓尚書令表授筆立成不加治黷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印印云已大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  
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澗之流耳印乃命其子又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  
楷時遵彥銜衡深慎選舉秀才根第罕有甲科德林財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走西省散員非  
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閩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八議帝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  
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春堂詒諾吳連申書舍人武平初勅與中  
書侍郎宋士素副侍中趙彥深別典機密三年祖孝徵入為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為襄州刺史朝士有  
先為孝徵所侍遇者問德林云是彥深嘗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  
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  
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都之日初小司  
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近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  
見道和引之入內道和內史宇文弼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省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  
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  
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王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  
極為大異神武公範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  
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笑曰誠

如公言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令楊惠請德林曰朝廷賜令繼文武事經國任重非庸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時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至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時欲授高祖軍器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時又求小器軍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宜即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使即以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坊但為丞相府司馬譯坊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持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親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融耶公韋孝寬為東都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審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孟受尉遲迴饒金軍中懷愜人情大異高祖得訪啓深以為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計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伐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彼所違者能盡腹心前所違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聲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遁便須禁錮然則鄭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之以敗趙如惡所見但違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遠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顯馳解行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謀多類此也○高祖登陟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顯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盡遂諫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德林既少有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馬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頗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德林自隋有天下每發平陳之計八年東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遣之書後

御筆注云伐陳事宜自隨也時高頊因使入京上語頊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車駕還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晉王廣已宣物訖有人說高頊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頊入言之高祖乃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圖書陳使江德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下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慎重書云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讚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徒級所撰文集行於世有子曰百樂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舉重郡中聲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散羽檄交馳綵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己知豈徒言也

趙照

趙照字賢通天水人也沉深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照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武帝出兵鞏洛破收齊河南之地照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眾數萬自三鵠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境毀功不見錄高祖為丞相拜天官都司會及踐阼照授雲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照晚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照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多好詐照為銅斗鐵尺置之

於肆百姓使之上聞而嘉馬頌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賊田中萬畝為吏所執照曰此乃刺史不能  
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萬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恐過於重刑其以儉化民皆此類也上  
幸洛陽照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為政深副朕懷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鎭曹參軍武帝拜內史芬明習故事每朝  
廷有所疑異眾不能決者芬輒為詳斷莫不稱善高祖為丞相尉迥與司馬濟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  
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今上甚信任之未幾  
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上表乞骸骨歸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歡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誼司馬  
濟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為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度  
壯士執弼送於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  
粟壹石已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闕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  
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  
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元陽關右飢饉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關發倉廩善加賑賜大德洪  
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  
多賴焉○轉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師紹非毀朝廷為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之曰  
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

癡不覺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邵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敕紹因勅羣臣誅議之罪勿復以聞

###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厩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民重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之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

### 李雄 劉仁恩

李雄字毗盧趙郡人也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適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素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責任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學棄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高祖總百揆為司會中大夫及受禪拜鴻臚卿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當竭誠効命以答洪恩敬歛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郭均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庾狄茲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智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間殊蹟國人知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實不可踰

量長孫平諫誅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溥矣元暉以明敏頗達章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異宗室之英舉望隆重縣孝慈李雄張照內外所履咸稱負幹並任開皇初蓋當時之選也

韋世康

韋世康京北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父夏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屈號為道遠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尉廼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閩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失于懷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寔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遷為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記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高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尋遷為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為稱庶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壽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諫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名犬馬齒差不足益明時恐先朝寔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真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受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於州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益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其推父時曰定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柳機

柳機字巨時河東人也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獨機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徵言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推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遷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矜矜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家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數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頗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素應聲答曰但恐富貴來適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素符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齊平加上開府及高祖為丞相素有深結納高祖甚器之高祖受禪加上柱國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舫舳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起三硤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使乃

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衝而下遠聞府王長策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稱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趨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無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推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觀雜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翠岩縱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檣碎賊十餘艘連大破之俘甲士三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鄖公公改封越國公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顛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顛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轍其才氣風調優於高顛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顛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及宮成上令高顛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上上意乃解○突厥連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內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敵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連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連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虜虜號哭而去後詔褒揚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道還如何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

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蔽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顧從焉○二十年秦王廣為雲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顯為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攝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起復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破南無復虜庭○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文紀族父異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馮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復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享者善屬大腹曾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威近古未聞湯帝初為太子志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武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心加進推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染毗抗表言上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柳述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書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藥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眾數萬討諒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侯同三司大業元年漢高書令奏拜太子太師其年卒官謚曰景武○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素寢疾帝命名醫診治賜以上藥

十七史詳節

卷四

附錄

十一

然客問醫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室居宅侈麗朝服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居水碓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抱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擢拔之重掃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撥曉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靖亂巧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會修謀廢家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坵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閹門阻戕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

東萊先生讀書詳節卷之五

列傳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也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開皇初遷秘書監弘以典籍遠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盡肇於庖養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權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易當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棄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萬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存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萬語之刑先王瑋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或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致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漏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雖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錄帛皆取為帷裳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燬落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即鄭默制定舊文時之論者是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史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復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政道訓範當世屬則石悉茂京華慮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

四厄也永嘉之後及竊魏因何據洛跨秦帶趙論其是國立家雖傳各號憲章禮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國籍五經子史藏四十卷皆赤紐青紙文字古拙借偽之威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版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僧虔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丘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遂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鄧矣及周師入鄧釋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餘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開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方驗其本目錄闕猶多及東夏初早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即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譬方圖譜之說編復為小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爰倫攸戢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遂於三王民黎處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竊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頃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墨士民殷難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恫惜必須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發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上納之於是下詔改書一卷眷練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郭公拜禮部尚書○弘請依古制齊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官克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

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階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濟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倚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倚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玉篇丁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室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註玉篇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曰寢不喻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註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禮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寢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以太昊從食坐於西近南北而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而西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雞蓋蓬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頌席工升歌出揖及玷擗讓升降亦以隨其揆效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集說等所見當世有古文明堂禮明堂圖明堂陰陽泰山道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會為祀祭邑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盡載皆以為夏時之書劉歆云不韋編集儒者學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未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祭典其內雖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

起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閭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蔽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善種九九之數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潤二十四文。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規模。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說。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間興造。晉則侍中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以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師術。前王或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產不度。墓房。間通街。穿壁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繕。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高廡。託今皇。獻遺。聞化。東海外。方建大禮。委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認當。讓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河尚書。帝命。檢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戶。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馬禮圖。書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授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感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麟。經。曰。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

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尚夏則殿言四阿重屋周水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說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屋者亦指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殿則有灼然可見明堂必何為辟雍者何禮記威儀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蕭以為明堂辟雍大學同處於豈虛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大學同實其名豈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說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圍水圍如壁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以此而言其來則天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元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考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圍相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圍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圍於外水內徑三百步依泰山威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畫其上帝祫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遺制作竟寢不行○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禮樂事弘上徽云禮樂禮五章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蕤賓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恭皇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皞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效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稿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

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再必形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兩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律書云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體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調為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蔡者謂堂下四懸歌者為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與調古典有違晉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調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屬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類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羅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首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並召諸儒論新禮降詔輕重弘所立議之威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數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在吏部

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貞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直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痛服弘徵度之遠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六年從行江都卒於江都郡○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賤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婢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實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

史臣曰生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任有求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學省閨三十餘年夷儉不渝始終不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運家風惜哉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洛陽人也高祖為丞相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威餘徵還初上潛寵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帝無猜德視其相親壽亦不長加以法令頗苛晚忽覺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翼既翦何能及遠哉尉遲粲早著聲望國家有聲必為亂隋愚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道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故見為家息願其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臣聞智倖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日月萬象不能蔽其狀先天亦遠定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遠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捉生知徇齊誼御懷

五獄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益妙見於習謀運奇蹟於掌板臣以賤職早達天墀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  
奏成規纖毫不可尋惟聖慮妙出華蓋一人之慮有微寔天子之言無微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者  
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詰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  
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與  
己自是上每加優禮

元孝矩 表

元孝矩洛陽人也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  
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顯而不扶焉用宗子為將圖之為死則所過孝矩乃止高  
祖重其門第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上受禪立為皇太子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第  
後最知名

後字孝整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寢察其已  
寢而解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寢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等責寢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寢便即  
引啓初無異辭使者與寢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枕上所上謂寢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  
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誣不付法司懲即故  
免臣之罪二也率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持文書約束至今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  
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絏橫反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

史臣曰宇文孝矩字龍若撫慈恭親愷以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雲雨之餘澗照日月之  
末尤聘女天衢與時升高位厚秩貽厥後昆昆矣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雜陽人也。略覽書記，善彈工射，矯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幹，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即武藝逸，鮮通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到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過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其晚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親尤得眾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陸與晟盟，晟與之遊，藏因察山川形勢，部署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而部落，謀兵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算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漢，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山奴倚恃，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戕。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多而勢弱，曲取於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逆示彌縫，實為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既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遠突實則攝圖分眾，遠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雖數年後，承蒙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處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國遣太僕元暉出吳道，使詣玷厥，賜以款，而處羅為款，敬禮數甚。

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國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嚴軍騎將軍出黃龍道甯幣賜吳實奕丹等遣為鄉  
 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令內附二年攝國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遠莫長備軍更設南  
 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最又就染干詐告攝國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國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  
 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甯崇定戰賊帥累北時最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國每來戰  
 皆大勝阿波墮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國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國日勝  
 為厥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國必當因以罪飯於阿波成其夙封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子阿  
 波使至最又謂之曰今連頭與隋連和而攝國不能制可漢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連頭相合為強此萬全  
 之計豈若使兵負罪歸就攝國受其惡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最入朝攝國與衛王軍遇戰日  
 道賊走至碛間阿波憐貳乃掩北牙盡復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暇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  
 國復得故地收散子數萬與攝國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  
 之四年達威副虞慶則復於攝國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國奉詔不肯起拜最進曰突厥與  
 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漢不起安敢遣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漢是大隋女塔察何無禮不做婦公乎攝  
 國大笑謂其違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俱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二  
 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最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職內攝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  
 來降請遣葉子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藍來降連頭恐怖又大集兵起最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  
 取番王廣留度出討連頭與王相抗最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連頭人畜飲之  
 多死於是大駭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連最進之新首千餘級修百餘口六萬數千頭王大喜引最  
 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馬謂為虛言見其走

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成行域外遂與雷靈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於涿郡仍恐染于驚懼先遣歲往喻旨稱述帝意染于聰之因召所部諸國奚官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歲以牙中草織欲令染于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于速嗅之曰殊不香也歲曰天子幸行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草織謂是留香草耳染于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歲策乃益嘉焉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數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存功名性至孝居是毀廢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緒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帝獨擅雄辯熾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歲禮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愛德成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平手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人也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梧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督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

將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擄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擄為先鋒擄卒五百人皆濟襲探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瑤等相繼降之晉王諱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晉王遣杜杲與檢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關將至原懼而遣任瓌奴為質若弼所收秦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救瓌奴擒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質若弼亦有功乃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深謀大略東南道冠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感事何用過此聞以忻然嘗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又下優詔於擒弼曰中國感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盡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威靈光於天壤遂聽前古罕聞其匹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將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瓌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赦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語曰黃斑青駒馬瘦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為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駒馬往返時節與弼相應是至乃悟○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拜涼州總管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罵罵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捷之擒止

之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關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

###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為金州總管○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還小內史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己任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關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度江酌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吊民除兇剪暴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限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懸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復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裴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進追弼軍塵却弼揣知其屬士卒且情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觀之叔寶懼懼流淚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御拜禮也入朝不失作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急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相及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晉王以弼先期決戰建軍命於是以弼屬史上驛召之及見迎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加位上柱國遷爵宋國公轉右武侯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吏胥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軍泪自許既而揚素為右

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頻楊素為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頻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息之不復任使然每以此遇之甚厚嘗過突厥八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賀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賜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若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召突厥酋民可漢饗之弼以為太侈與弼字文敬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坐誅

史臣曰夫天地未奉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敝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其能窺高祖爰應千嶺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賣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閃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有時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飲饌共啜賀若居多武授威雄韓擒弼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歸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久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靈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少懷節操將烈過人魏大統中起家奉軍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質直恭勤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後與烏丸九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季助勇七千來為援執令

長儒進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戰相次以待景軍至松繼破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徽以功進位大將軍專授行軍總管高祖授得進上大將軍關皇二平突厥沙鉢略可漢并弟蕃護及潘那可漢眾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眾二千擊之過於爾樂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達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恸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犯邊塞犬羊之眾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部武過寇賊所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述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眾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專轄鄯州刺史母憂去職起為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旬叙憚之不敢窺塞復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詔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

###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少以曉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為強濟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幹為上大將軍專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帝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曹威齋優詔勞逸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遼西方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麗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役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

曰此者光寇侵擾蕩滅之期非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為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但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氓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堠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火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懼後數年突厥雍虞閻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十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以病卒官高祖傷惜之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少英武善騎射馳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趨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子襲封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眾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余朱勳以謀反伏誅萬歲頓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實榮定之舉突厥也萬歲詣襄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逼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其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軍衛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眾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臨遠洞不可勝計前後七百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

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秀覺統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眾擊之入自靖始川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奏請將統入朝詔許之覺既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執而還蜀以功進位柱國明年覺統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違憲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皆驗罪當死上赦之曰受金救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覺統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為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為國賊也頗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嶺左衛大將軍元昊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官將關皇末突厥達顯可漢犯塞上令晉三驍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諫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卒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孫王楊善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顯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罪懷惶戊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顯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連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賞其功因詣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喜收耳達寢其功萬歲數上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寬東宮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言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竭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詢氣憤屬情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擗殿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天下士庶聞者咸與

不識其不究惜之爲威爲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慮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  
號良將

劉方

劉方京兆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受極進爵爲公仁壽中會交州佯人李佛子作亂  
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爲  
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波德亮爲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  
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波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  
其危篤流涕嗚咽其有感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至都隆稱還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  
首嚴願等擊破之遣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遂於京師其有果勇者恐復爲亂皆斬之  
尋授羅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舟師起比累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  
方擊走之師次閩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感陳樓懷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  
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跡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賊萬計於是前後逢賊每戰必擒  
進至大華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徑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郡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  
金人污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方在道遇害而卒帝甚傷惜之○開皇時有馮昱王樹李无楊武通陳永  
賁方北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則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  
王暹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  
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亡失數千人程處亦遇害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樹驍勇善射高  
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懼伐陳之役及高祖思反攻討

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龍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瑒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  
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後有人潛其謀反徵還京師上謹怒之充性素  
剛逆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討白水郡公拜左  
武衛大將軍時亮項羗屢為邊患朝廷以其威名思岷嶺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  
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為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東馬擊軍出賊不意頓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  
傾部落而至武通轉圍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接戰擊為賊所執殺之○永晉隴右胡  
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隴州二州  
總管封北陳郡公○北代人也剛毅有武略頗為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虜雄之略總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  
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懼倅候無警亦有可稱為感懷留勇無  
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靈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吞死  
非其罪人皆惜痛有李廣之風焉對方執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遠清南海傲外百蠻無思不服  
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燕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奏動西羌諸事  
論功各一時也

盧思道 品行

盧思道字子衡范陽人聰慧俊爽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為人所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少  
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  
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將操行好譽侮人齊天保中魏文宣出思

道先已論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復在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直中  
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楊休之祖李敏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  
道獨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盧即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楊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  
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偏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高祖為丞相建武陽太守非  
其妙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使見識知音思受辭公之春年登弱冠兩就  
朝列談者過誤逆竊虛名過人揚令君那持連己下皆分處政體側展相接剪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  
驚拙慙且疎懶勢利貨殖漠然不營雖籠絳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僻和有少  
氣疾分符生嗚作守東原洪河之溜沃野彌望器既屏息鳥為隣有離群之鴻為羈者所獲野人朝養  
育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觀既用消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威也楊子曰鴻飛冥冥羣  
高也淮南云東蝦碣石連滄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祈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鷗鷺以降罕  
見其傳而鍛翼騰陰偶影獨立啾啾就難驚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  
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轍由是宦途滄海既而又著屣生論指切當時餘  
被徵為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於時雖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  
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廢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罪請以贖論上意善納之  
昌衡字子均父道度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  
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虛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七魏濟陰王元暉嘗召太尉奉軍副  
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祖目而異之  
出為徐州總管長史更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人則論者以為善惡當行善後儀

所乘馬為悅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償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闕常理此非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之廟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河東裴猷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閣西孔子之位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即持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高祖作相從元帥梁丘粲王謙攝豫州制史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數歲授內史侍御道衡每撰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賦之而迂迂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頻楊素雅相推重署名籍甚無幾一時煬帝嗣位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御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筮之意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頻不死今決當久行有人奉之帝怒曰汝懷高頻邪付執法者勸之及奉命令自盡時年七十天下究之有子五人收最知名

史臣曰二子有齊之季皆以辭義著聞爰思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傑薛則時之令望羅蠡蛇以俱照鷗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管玉振靜言揚權虛居二子之右李薛對青袍紫思道宦途寒落雞窮通有命抑亦不獲細行之所致也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高人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特萬卷三禮疏論尤所精研龜至眉象或得其妙年十四釋褐相東王法曹冬暉時舍人朱異在殿賢堂講老子凡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其令克讓詠之克讓驚服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賢誰肯此貞心異其奇之高祖愛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於時東宮威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相典故多所裁正

魏澄

魏澄字彥深鉅鹿下人也世以文學自業澄年十五而孤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賅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室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數年遷著作即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澄別成魏史澄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卷別為史論及例一卷澄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澄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懸觀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大案且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君子曰著無非甚恭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曠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澄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端收繪之夫上覽而善之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人也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紀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善書善論善言偏通涉十五解屬文幾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十調極高此神童也舉秀才對策為第授度支郎中時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損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服

號哭於西階之下精草束向經三日勅書嗚馬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衣入房改服復出北而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綴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除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攷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十許人正定經史錯錄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已懼陸德明褚徽魯世遠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十四年化及殺逆之曰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得來罵云我好欲放爾敢如此不遂遂害之

史臣曰明克讓魏滲等或博學洽聞詞藻曠逸既稱燕趙之後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威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道有存焉滲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述雜道或大小皆志在立言美矣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人也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



子付文字次武建平公之弟子仲文生時其母有夢見其父曰此子必為天子也  
當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  
起家為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詔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  
雋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按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  
又隕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誦語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  
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高祖為丞相尉迴作亂遂將搜獲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同己遂讓  
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眾迴又遣其將宇文曹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  
文賊勢逼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微子哲率眾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  
門潰圍而遁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遂於京師迴於是虜其三子一  
女高祖引入臥內為之下泣時章孝寬拒迴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討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  
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絀弓之慮仲文懼  
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此為難非  
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  
大度一也上士宋讓奉使句檢讞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  
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與迴將劉  
子昂劉德裕等相遇遂擊破之軍次雙陵去梁郡七里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悉眾來拒仲文  
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仲文追擊擒斬

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製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敝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取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謂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赴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遠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擅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非移畫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意遣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特眾來譚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紫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為之不流種擅讓極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匪黨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內宴享極歡拜柱國○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分平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冀者尉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受身命冒白刃漬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嘗賸馳赴關度慶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於時河南兇寇狼顧臨張臣以羸兵八十掃除氛穢權劉寬於梁郡破擅讓於蔡陵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城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群光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出州魏叔燕越南隣群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義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雲陝鎮經蜀道臣兄顛作牧淮南坐制劫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服廟廡翼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鈞陳之側合門誠慕其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垂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燃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冒死以聞上覽表並其俱釋之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人也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高祖引為丞相掾領宿衛驍騎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政民居於塞內妻以公主嘗賜重裘及大業初思澤瀛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皇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款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眾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達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嚴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不納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算伐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曾表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諫言稱為諒直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人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魏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災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韶世剛直玉其操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於法度韶嘗奏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備而殊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之賜金百兩

元巖

元巖字君山洛陽人也岩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高頻王韶同志友善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與魏貽朝堂陳帝人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敢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達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軻嶮不肯署詔頗之儀切誅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害烏丸軻嶮曰臣非黨軻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於家高祖受禪拜兵部尚書連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度靜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憚敬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惡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遂晉王諱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稚於是咸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於時巖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頻由是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知曹參相齊之意也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取糠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剝死因取臍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執辭而止憚巖為人每備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嘉之嘗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感涕於今思之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性剛有不可奪之志學文苑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高祖踐祚徵拜林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上嘗怒一即於殿前管之行本適由此人責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

宵假之上不願行本於是上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宜得輕臣而不願也臣所言非私因置芻於地而退上欲容謝之遂原所答者○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駭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志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疋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既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晏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劉臻明克藻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夏侯福為太子所昵當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湯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人也開皇初置御史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副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毗見在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

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悚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或及李剛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

柳或

柳或字幼文河東解人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憚上嘉其倬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於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拔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無聞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聞奴織當聞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寤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平子竟免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糞是謂欽明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嶽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義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廢事無大小咸聞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台聞奏過多至乃日昃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協樂之美念文王憂勤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虛無強之善臣下蒙

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初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或正重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惕息無敢忤者嘗以少遊勅送南臺素時嘗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陛下端笏正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逃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畏懼上嘉之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值漢王諱作亂遣使馳召或將與計事或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俟事變遂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徒愷愷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

###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累轉內史中士高祖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高祖受禪授大理丞奏免考績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每有奏獄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嘗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殺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獻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從惡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板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惡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

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嗟美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挂耶肆拜而益前阿之不肯退上連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肆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肆坐評論得失前後常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時河東薛嵩為大理卿俱名平恕憲曾斬獄以情而肆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肆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人也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梁毗同志友善任周釋褐給事中士累遷御政下大夫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墻土未乾而一朝還筆宣天道既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於家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頊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遇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頊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渥但鬼瞰高明世庇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羊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遵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渝則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子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於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為天子竊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聲非為惜愛親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檄表荒避連布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感餘卒夷無患之為立廟於鄆江之浦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藪蒼為之不核正臣之立朝廷蓋邪為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於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豈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龍王詔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塞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融氣懷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園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柳或近之雖裝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顏固知發婦憂宗國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曠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太建中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戴華束夜浮渡江規賊中消息俱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逆帥李稷遣兵杖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信行至皮亭衛者患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太奇之後叙戰功不及鐵杖遺素馳驛報於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故還鄉里成陽公李徽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後請為前鋒願請攝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臥死兒女中乎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乃上岸與賊戰死諡曰武烈○子孟才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每武者即將及江都之

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即錢傑素交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遷擊宇文化及事發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畧總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跣跑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附朋人多贖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通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微天下曉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壘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數十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繩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恆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部將賈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為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攝義勇將為帝復讐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露矜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髮化及光語洩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譁諱知事發不及就甲即髮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无敬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合光大呼清園給使齊奮斬首數十

賊皆披靡光身無介冑遂為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闕而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羨美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隗詼聲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揚素擊高智慧於浙江而賊據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植江鼓譟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艘舟楫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遠東之役護兒率樓舡指海入自涓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封榮國公十年又帥師渡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輒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請還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集眾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眾戰不日尅之吾欲遣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飯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爾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關外事合專法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固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爾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實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舉附歸翼世有之矣國通護兒之輩和和鐵杖之倫皆一時壯士困於貧賤當其勢抑未遇亦安知其

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汚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望快生平之心非過其時馬能至此也

###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潯陽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識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畏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拔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刺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墜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取而飯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吳世興與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眾表意在難測陳主憲馬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軍遣除太子左衛率信任追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晉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適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祿位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郭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君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先是陳禪符羊弼歸降于我使為鄉導位至上閩府班在羅睺上轉檣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誠臣之論檣有愧色

###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人也父昷定州刺史法尚少果勁有風采好讀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軍

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封山陰縣侯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某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隗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叛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右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舡既而浦中伏舡取其楫舟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鵝叛蠻於鐵山復從王誼擊走陳寇還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尋轉桂州總管仍為嶺南安撫大使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任舉兵作亂合法尚與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嶽州徵嶺北軍俱會於尹州光任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任率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任親率奇兵蔽林設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中人皆走散光任大潰追斬之煬帝嗣位轉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令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互千里動聞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憚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東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肅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來舉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慕容三載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任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轉右衛將軍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適留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主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禮恩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者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十二年授麻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好犯法者皆遭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緜撫百姓愛悅繼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香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警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照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堆免馴壇例使還具以聞上大悅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任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于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殺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北部考功二曹侍郎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連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盡諤之力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蕩恣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勸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高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魏文華遠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逆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聞愛尚之情

愈爲於是闕里重昏遺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曼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瑛遽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業興屏黜經浮道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廟纓冕關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肅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遺縣仍踵前英選吏舉人未遵古典至有宗彙稱孝鄉曲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迷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靡革其挂網者多請勅諸司善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以謗前後所奏頌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美錚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高嚴猛由是無剛審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忠政民夷悅服後三年卒官

柳莊

柳莊字忠敬河東解人少有遺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徐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譽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及嘗稱帝遣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高祖稱政蕭敬令莊奉書入闕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敬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闕府從役江陵嘗蒙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僕慙懼深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違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與師與討迥等爲道衡之勢遂可以盡節於周氏迥可以靡卷山南唯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昔展鵲劉表

王陵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呼關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善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胤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科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為然眾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眾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祚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莫過於柳莊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補主簿高祖受禪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構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請卿判數篇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制議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復以老病解職弘特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弟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富世每稱構有清鑑所為文章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大業七年終於家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鑑開皇中昌黎豆盧寔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史衡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雙平原東方譽安定皇甫肅之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唐山基為考功河東婁鏡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為民曹屢建議言兩陽關則為北州長史士龍是也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史幹為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人也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籤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尋拜謁者大夫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感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求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緝帝謂虔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達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卒官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世為著世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匪禍事不果而止齊亡歸於家及高祖受禪之後遠優游鄉曲誓無任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遷監察御史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瑒定考課彥謙謂瑒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直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乎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直為真偽混淆是非督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舍曾經驅使者多以柔藏覆蔽未應善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舉人數半破半成徒討官員之少多與爾善惡之眾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遠幽微平心過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察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頌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頌頌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頌言於上上帝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

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起授郢州司馬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鄙人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其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將輸往來文籍道路場帝嗣位道衡轉牧雷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肩涕而別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泰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威遠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貽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為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益事大業九年從駕還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之所嫉出為涇陽令未幾卒於官○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晝晝不依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儉素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效屨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謂其子玄齡曰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章紙牘固雖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視之太原王劼北海高構薛稷李綱河東柳彧薛儁皆一時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者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周皇中平陳之後天下輒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初謂不然屢任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曆中宇道圖徐州每督臨滄公益曰定

史臣曰大廈云構非一木之支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悅棟樑莫可棄也李諱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職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書冊參之有隙多士取其闕物成務皆存廟之棟榭亦北辰之眾星也

東萊先生詩書評卷之五終

東萊先生隋書評節卷之六

列傳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人也幼沈靜善嗔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頗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任陳滅陳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煬帝即位顧邁蒲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許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尋與穢容與蘇威宇文述斐矩裴蘊等奉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疑重事不庭決入聞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帝幸江都決策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頭張衡等相繼謀叛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卿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補益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謂帝曰我知不聞賊數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寇之擁兵不少久在疆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連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同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義善達有眾百萬圍逼京師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連還高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歎曰善達小人敢逞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還善達連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口莫敢以賊聞矣世基說沈嘉祥見觀音畫嘗歎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稱國士

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賙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惡乎文化及見害焉

斐蘊

斐蘊河東閩喜人性明幹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閩將軍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  
悉關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風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祖不悟上旨進諫曰斐蘊無功  
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類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類乃不敢復言禮賜優洽大業  
初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許藝技進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備之色皆罷道從民至是蘊  
揣知帝意奉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俳優百戲者皆  
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適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遵民部侍郎  
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編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  
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覈問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  
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疏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  
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教此罔冒令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斐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  
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督治發摘纖毫吏民攝慄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斐矩厲世基參  
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慮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輒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  
以之獄皆以付蘊處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水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  
皆由其口剖晰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重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  
蓋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聚為道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懲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  
其家帝大稱善蘊又欲重己權專令處世妻裴麗可疑刺史以下官屬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在懸共

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時軍國多務凡是與師動眾京師留守及與諸藩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偏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及司馬德戩將為亂難作見害

### 斐矩

斐矩字弘大河東人也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及受禪遷給事郎奉舍人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感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恆岳感未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咱以厚利等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殺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諷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設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憚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略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乃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珎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間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彌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列酒食遠掌著率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遷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斐矩大職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赤心孰能若是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宇文述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賦職之譽以是為時所稱尋從幸江都宮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紀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候着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

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文京畿不靜遠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靈輿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曉騎大將軍屈突通敗閔至矩以閔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過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駟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答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從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由是號果等悅或相謂曰斐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圖斐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封莒國公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以為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詣訪焉及建德渡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旦長使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服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重舉山東之地版於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濬著名兼以文華見重臣國為特蒙任選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需官責歛贖貨無厭願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奸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惟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斐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歌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疑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羸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襲齊楚國公自以累世尊顯有威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澤時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請玄感曰日心尚一國未有覺不可圖也玄感乃止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王仲伯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取饑餒每為違逆不時進發帝遣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玄縱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麥觀兒以舟師襲東萊將入海趨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眾乃將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諜觀兒失軍期而反玄感乃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婦於是取賦布為牟甲署官屬皆在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觀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有眾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能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眾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賈洽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遷洛父老競數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警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敗家滅國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眾皆悅詣陳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遂進逼都城衛玄奉眾數萬自關中來投東都以步騎二萬渡過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遂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兵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息玄感以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曉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嗚叱叱所當者莫不震懼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感報又盡乃悉眾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失而覽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玄感請計於李子雅子雅曰屈突通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

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玄感為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圍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請軍蹕之，至弘農，宮父老遞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布陣互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柱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未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鬻而焚之。餘黨悉平。

李密

李密字法真，卿公行之從孫也。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關、中、襄、父、爵、蒲、山、公，乃救家產，賙贖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惜。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返。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兵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復李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善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無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明矣。」請斬謝，最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

不從勝如何吾屬今為虜矣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統體兵於隴  
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眾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眾因弘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  
宮密諫之曰公今詐取入西軍事在速況乃兵追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  
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  
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鄰人所告遂捕獲與其徒俱送帝所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  
皆穿牆而遁○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乃亡去東都賊  
帥翟讓密歸之其中有知此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召與計事於是  
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郟五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所敗聞其來大  
懼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驍勝既驕且很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  
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伏兵自後掩之須陁眾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  
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  
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翦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  
難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飯附百萬之眾一朝可  
集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解  
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  
高都之而霸如憑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  
無戰既克京邑葉固兵強方更長驅嶠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揮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  
一朝失之唾膺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眾我之所部並山東

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請將出於虜遺留之各競雄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隴山賊飯之者萬餘人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眾大潰壘迴洛君歸洛口孝和之眾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飯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拒逆之戰不利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崔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家率總統眾務以奪密權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眾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追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世充悉眾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墻自引精兵就假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眾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飯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幸保富貴其府據柳堂對曰昔盆子飯漢高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嗜普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飯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遂飯大唐封邢國公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靖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推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詔歌遠宵斯于時匈奴驕倨句吳不朝既爭長於漢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齊於俊傑寄行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策畢舉服積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嶽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靖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歷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壘通渠開馳道樹以杞柳墮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墜山埋谷浮河運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觀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頓指無遺又躬

為長君功高異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輔稗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探古  
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屈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取寡兵少力  
屈處以畏慢受顯疎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實不可以有功求刑  
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追逼離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所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  
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級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獲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  
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眾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險陣星羅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  
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萬慮之去明智之將連連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視氣憊望絕兩京謀賊身  
於江湖製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較下嘗起舟中思告早而莫追唯請死而後可身羣南巢之野首懸  
白旗之上子孫勤絕宗廟為墟○天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威度土地之廣狹科戶口之眾寡募甲  
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薄培塿之方萬倍曾何等級輪地險則連陞未擬於  
長江諸人謀則句麗不侔於陳國高祖埽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  
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思  
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然煬帝承平之基守  
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德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讐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饑餓關陷  
危弗圖國解屬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神民之望故其亡也忽焉  
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  
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盜而屢殞於匹夫  
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恩重世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獲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

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敢不旋踵昆弟就醢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喜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恩封函谷將割鴻溝春月之間眾數十萬破化及推世光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春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繫短押陳瓊之季孟歟

誠節傳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劓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建漢之紀信梁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受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慄慄如生豈獨聞彼伯夷乎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擬採所聞為誠節傳

皇甫誕

周模 敬到

皇甫誕字玄處安定人也少剛毅有器局關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持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諱為并州總管朝廷咸選僚佐府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詰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諸王頭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額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煬帝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諒閉城拒諒諒擊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

之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禁時令敬劍並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討之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歿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為屬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

劉辯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釋之署為代州總管司馬劍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怒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到答曰奉為縣宰遭逢逆亂遠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執視劍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遁出戰因而大敗劍遂得免

游元

游元字楚客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遵尚書度支郎九年奏使於黎陽督運揚毒賦作逆乃謂元曰獨夫拜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國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顧恩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佻信都人也大業九年被徵入朝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  
邊洛追兵擊密至鄆陵為密黨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  
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令欲率西方之眾問罪於江都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  
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  
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翟讓斬之楊汪上狀帝歎惜贈光祿大夫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縣人性剛烈有勇略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飢穀未踴貴須  
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月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  
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  
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  
捕大捷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蔡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  
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取蔡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  
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  
數四眾皆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任弘農華陰人大業中為鄆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  
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眾數萬屯於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

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討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收馬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求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權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寇氏善會與煬元弘步騎數萬眾襲其本營王辯軍亦至會稱釋寇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還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眾寡懸殊未能滅賊帝賜以上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濟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之等我豈是汝屠沽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不挽

###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人性剛蹇有吏幹仁壽中為浙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眾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眾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逆場帝被弑賊知而告之子翊弗言斯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為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反其言於是見害

### 堯君素

張季珣

堯君素魏郡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虜虜郎將大業之末盜賊竄起人多流亡

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雲梯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連懸主上公所乘為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鴛鴦表於頭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起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龐玉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遣城下為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帛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糧支數年食盡此殺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皈吾當斷頭以付諸君時百姓苦隋已久及達義舉人有息肩之望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願得外生口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關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及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王至井陘祥勸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季珣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州刺史○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無洛口連接及李密崔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

李珣爲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求救數十萬在其城下李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糧秣無所得撤屋而棄人皆穴瓦李珣撫巡之一無雜叛後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李珣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羸賊曳李珣令拜密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覆瓿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李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泰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連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矣楊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河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與甘就殛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賈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贊蹈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孝義傳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爲德至矣其爲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保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厥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貴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卽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後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萬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綱傳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論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臨郡人。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魁夏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與兄印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重之，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為孝終里。兄印廬於墓，當製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構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歲餘，轉吏部侍郎。隋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

郭雋

郭雋字弘，太原人家。門睦雍七葉共居，犬豕同乳，鳥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

劉士雋

劉士雋，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闕。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縣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之楚丘先生。後父母瘞，親為燥溼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為墳。感冬不衣，繒絮唯者單纒而已。家有一烏，大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大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鶴，巢其廬前，樹每入其廬，則仰鼻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權授孝陽令。

李德統

李德統，趙郡人。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為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奉直書，轉監察御史，糾察不

遼東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性為當時所重凡為父  
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癯疾雖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  
遂葬母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纒徒跣號踊幾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鳴巢其廬納言楊遠行省河北  
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故村里為和頁里

華秋

華秋汲郡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母過患秋容貌毀悴髮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柳  
沐屢於墓側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太獄有一兔人運之奔入秋廬中蓋秋膝下獄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  
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慕其孝感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  
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眾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在貧賤之下而彥節道蹟或家仍懸冕  
或身警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乘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即貴昆弟事死而身全田異  
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孝並德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剛尚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號為嘉  
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神明者乎

備史傳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德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  
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  
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吏愚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慮而不費其輝  
映隣封若慶不絕用此道也然則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廣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慮遠

前王然不教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若豎湯  
帝制典志存遠略車轍馬迹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強於剝削絕億兆之命遂一  
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守綱紀抑寇攘之心以從百銜之欲者謂之附從旋及誅  
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  
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庸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慈餘風遺愛沒而不  
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人也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  
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恠而持歸即紫石  
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  
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  
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襍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五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戚狀心  
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  
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  
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職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鶴臣  
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絳易湖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  
之復為相州刺史彥光自積而素莫不嘆美彥光下車發摘姦隱若有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  
不潛風合境天賦○初齊亡後人情險詭事起風謫斷絕宮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

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並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勉勵風俗大改有滄陽人復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中有韓伯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 趙軌

趙軌隰陽人也少好學有行檢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秦蓋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至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宮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送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既至京師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以軌所在有贊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秋滿賑鄉里卒於家

###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洛陽人也性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改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復賜米三百石恭懿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廉慎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

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敢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為止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數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事責我内外官民宜知我意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以實對上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者者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使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雜種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鄰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轡便道之官前後廐廡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於官諡曰康

辛公義

辛公義狄道人也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七年使勾檢諸馬牧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營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俸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於是悉去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若前汝康之所

以死耳諸病室下瘞懸湖而去此風遠華台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遵牟州刺史其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  
遂相曉曰此蓋一事何忍勤勞過居訟者多兩讓而止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新人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既無敢押侍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  
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  
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還不為文書約束獄無繫囚還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明美悅服免職還鄉  
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瞻兒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  
儉自良史帝嘉其績用拜弘化太守儉清節過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蘇威牛弘曰其中清名  
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隸川郡丞汝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  
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之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隋皇初為安陸令有能名煬帝嗣位遷隸川郡丞大業  
五年薛道衡為天下羣官之狀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肅字文遠當塗用多異邑在隸川每自書  
屬肅肅未嘗開封報令使者持去連署者有故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者  
治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肅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仁體骨家無餘財歿於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懇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量時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直曉以義理  
令不加繩刻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錢祿賜之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為勸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

七年風教大洽爭訟息絕園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史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還  
為臨穎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左僕射高顯書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雖固多矣卿能獨異  
於眾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於是下優詔權拜荊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道流因李泰等七十餘人誣京師悉脫其枷與朝曰某日當至  
京師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  
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遵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  
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流薄難治朕受上天安養百姓忘遵聖法以德化人  
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尋感悟自赴憲司明是宰士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  
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奉奉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違哉於是權伽為班  
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初為文帝稅部後歷為朔州刺史以能運責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滄會與遠東之役  
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養吏多賦贖所在徵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百  
姓不擾稱為大治尋轉館陶長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聞境老幼皆如見其父  
母責鄉父老曾涉險艱謂謂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責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  
持節使者責鄉杜豐等並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責鄉史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因而居住者  
數百家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責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懷陽令高世衡蕭令劉高城

皇令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賦汙銜高及熾清節適屬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為吏人所稱

### 酷吏傳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擊用老子曰其以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代有時而任之矣

### 庾狄士文

庾狄士文代人也性孤直少讀書在齊蒙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幸齊山東衣冠多迎圍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知之於獄累日杖之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捨遺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入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摘姦隱長史尺布升粟之賦無所寬貸得千餘人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有東北韋煨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煨蛇腹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末歲以為雍州長史下車執法嚴正不違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性剛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五人朝夕不離親友無內之者

###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人也性羸暴有新力周齊王憲甚禮之高祖受禪進爵北河郡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追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微之失無所容搭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竟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時塞北威與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獲遂廣邊屯無愧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未始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問其骨肉遂相攻擊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連頭不敢通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顯指白道以擊連頭仲卿率兵三千為前部至葭蘆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眾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顯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恆安以功進位上柱國時有表言仲卿醜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案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蜀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貨雜物稱是

崔弘度

崔弘度字摩訶行博陵人也奮力絕人儀貌魁梧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字文護引為親信時護子劔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劔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劔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歟然擲下至地無損傷劔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御下嚴急動行誅罰吏人警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息仁壽中檢校太尉卿每歲其察吏曰人當

誠怒無得欺誑皆曰諾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驍騎亦嚴勅長安為之語曰甯飲三升醋不見崔弘度甯如三升艾不違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

田式

田式字嗣標下邦人性剛果多武藝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濟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遺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高祖受禪拜翼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于外必威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無所容貸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襟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欺己立棒殺之或察吏奸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為百姓式慙慙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上知以式為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於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弘農人也性剛嚴有武藝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人遇之者必加詰問報楚撻之劍多見骨奸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讐不敢休息上甚善之起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命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虐毒非虛徵還京師賜死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人也開皇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轉幽州總管長史燕

一  
王言自  
卷下  
十一

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仁壽末為木末監修營吏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富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及玄感作亂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諱遣使執之以無反形當擇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

王文同

王文同京北人也性明辯有幹用煬帝嗣位以忤旨出為恆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史長短前後守令威憚之文同下車問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刺木為大板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板令人踏心於木板上縛四支於小板以棒歐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史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求沙門相駁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感眾盡斬之帝聞而大悅遣使者達美善意馳鏤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警人剖其棺嘗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濟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連屬欽明時無桀紂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踏木石輕人性命甚於狗彘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殺或憂憂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世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婦墓而望喪乎

儒林傳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責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

公者可勝數哉大抵南人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英窮其技業其立身成名以方同致矣諸儒有遺風可  
趨皆繼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隴陽人也祖父魏侍中又被誅奪於○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克學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  
之亂善歸於周武帝帝甚禮之賜爵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後遼國子祭  
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諒之以誠諒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眷顧百匹  
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縝精辭可憫善則清朗寤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服安每懷  
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母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  
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顯有宰相之美嘗言於上曰楊素虎狼  
蘇威性慢元冑元冑正似鷓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顯上初然之及顯得罪上以善之言為顯游說深  
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

辛彥之

辛彥之秋道人也博涉經史與牛弘同志好學後入嗣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  
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賔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之一人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  
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禮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封五原郡公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帝嘗  
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  
州牧多奇珍玩唯彥之所費並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何妥

何安字栢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武陵王紀未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  
○安少機警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讀書左右時蘭陵蕭卷亦有為才佳自陽景安住白楊  
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為白楊何安齊陽蕭齊其見美如此安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蘇威嘗  
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安進曰蘇威所學非止  
孝經威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而威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  
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威教子高反聖人之訓乎威時雖顯五職上甚親重之安因  
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安又上八事以諷其一事曰改之治亂必真所舉故進賢  
受上賞蔽賢掌國發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其良惡皆繫心於索高則志家嗾舌之任意獨屈抑  
必自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責由於此臣聞爾人於朝舉其之則人於市與眾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  
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獄如此務亦宜然若有德功聞在帝心者便可  
擢用自斯以降若遇重官必須參以眾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  
阿諛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所謂比者即阿諛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先舉榮顯猶加提挈心之  
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起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惡之言出  
矣伏願廣加進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今官員極多人甚少有一  
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是人不善也今為乘大國髮產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  
曰尊之則為將軍卑之則為庸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巖濟水之  
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被雜軸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  
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原茂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折言

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適巨萬徐道慶迥互子午靡耗飲會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踈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轉棘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誇毗逸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蘆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成大術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隙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為刺史威勅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鐘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雷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諡曰肅

###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國辯恆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牛弘每稱為五經康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鄭譯修正樂章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推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編涉學士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使下無所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為始末論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

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也。屢顯龜背望高。視遠聽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劉焄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周舉。劉執恩。受左傳於廣平郭恩。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焄就之。讀書問經。十載。雖衣食不讓。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甲科。與王劼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蕭瑒。蘇威。何妥。房暉。趙徽。索德。崔暉。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海議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每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焄二人。論義深。挂諸儒。咸懷妒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算經。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盡其根本。窮其秘奧。劉焄。聰明博學。名亞於焄。故時人稱二劉。為天下名儒。後。遠賈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奮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焄

劉焄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少以聰敏見稱。與劉焄。閻戶。積書十年。不出。焄。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真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隋開皇中。奉教與王劼。同修國史。依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同修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書。李德林。基禮之。贈并。弘。奏。請。求。天下遺逸之書。焄。遂。運。為。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史。記。等。錄。上。送。官。取。書。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販。于。家。以。教。授。為。務。時。國。家。殷。盛。皆。以。遠。東。為。意。焄。以。為。遠。東。不。可。伐。作。撰。美。論。以。諷。焉。嘗。時。其。有。婦。

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免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史類多小人年久長  
姦勢使然也於是立格州縣佐使三年而代之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東晉  
發於炫牛弘嘗問炫業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  
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業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愆慮勘覆鉅鍊若其不密萬  
里追證百年舊業故詭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  
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甯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  
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  
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職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  
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喜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  
餘以品卑去任遷至長平奉教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販於河間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  
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  
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飄傳芳業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  
徒雨散渣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遺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  
夫將來後哲知余鄙志耳余從髫髻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起棰撻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足  
楚弗之及暨乎敦敏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膏艾數接後生學則  
服而不厭辭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頗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誠  
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搢紳之末遂得聘賢與諸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  
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念慈母在堂先陰違暮寒暑遠關關山超遠萬里為朝前遂通遐倚闕之望朝夕

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惡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惡莖  
 子無微齋恨入冥則虛懸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晉曾髮之內居眉睫之間于野未  
 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由由寂莫十年不調知之知已夫  
 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違不萬一小人所以為尚書幸也坐人物  
 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孤白不好編衣此小人為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翁  
 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憾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  
 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倘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  
 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  
 且未刊願稍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能調復版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

文學傳

文之為用大矣哉上之所以敦德教於下下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劃垂範次則風誥詩  
 頌匡主和民學窮書圖思極人文歸采摭於案有違警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  
 源亦各一時之選也今總之為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擊沛國相人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臻無吏幹  
 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王貞

王貞字孝遠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母以詭譎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

引為主簿野王縣鎮江都閩其石以書召之曰夫山藏英玉光耀靡無之閩地靈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  
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基文詞朱子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髮產鷄甚風清為日久矣未復披觀良深仰  
遠比高天流火早應涼臨陵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攝術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園從容邱壑之情左琴右  
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當屬滿屏  
寫條揚越坐堂聽訟勇絕詩詞琴棋對卷喜高遊至於楊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調中穆  
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審罕值其人卿道冠履揚聲高風舉傷墨泉海詞章苑園邊樓衝泐懷寶述  
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遵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  
慕襲林之遺書不盡言史題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實德  
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普公巨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  
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實遂移時出門分路學清首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  
坐挾蛇珠誰許獨為麟角孝遠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異  
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邪邪而遂墜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仄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  
容寬程高車以載輿費明珠以彈菴遂得襄糶三月重高門之餘步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離黎而  
並肆將駿驥而同享終朝擊缶匪黃鐘之所階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願想平生觸塗多畏但以積年  
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總成三十三卷仰而不垂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遊聖之難咫尺天人  
獨身不暇飾甚具龍之降慈過白豕之飯伏紙陳情形殊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

虞卿

虞卿字士裕會稽餘姚人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傳時有威名於世見

綽號賦歎謂人曰虞部之文無以尚也伏業初耕為秘書學士奉詔與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駕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嶽之臨海頓馬山川明秀乎仙都也旌門外設款跨重帳殿周施降望大壑自清蹕下輕輿驚自靈輿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分射以開襟望遠瀛而載佇自然齊肅說屬殊慶原以聖德遐重息別風與淮南休符潛感表重淵於凌波璧日曠光御雲舒采六合胡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鸞出自齊漢翩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紫羅驚翔風踏鶴起鴻濤或蹶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先人之駟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鳳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敷事乘靈異紀遼邠山義非盡美猶方策不泯遺文可觀况感德神功若斯懿鏗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云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潘徽

潘徽字伯元吳郡人也性聰敏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遷為客館令隋遣魏潘驎于陳陳人使徽駁對之潘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必慈幽盡饒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潘立議曰由禮註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故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據何典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能用成殊義成通則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子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異錄

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妻若敬謝諸公固非專地公子敬愛止施者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滲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減為州博士秦孝王復聞其名召為博士嘗從後朝京師在塗令轍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後覽而善之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徵為序曰文學之來尚矣初則義皇出震觀象緯而法天次則史頤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爻始又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焚授河窟咸止洛綠綈白簡述金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連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謨範頌形容垂於篆素垂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萬岱彰大定而銘鐘鼎存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宵極稟秀天機潤質珪璋文兼輔散楚詩早習願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素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通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遊遊必名教漁獵必圖史加以纂館招賢攀枝佇異剗連城於井里賈東帛於邱園薄枝無遺片言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親琢磨俱報指梁各於嗚吠於時歲次鴉火月躍夷則騁駕務際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庭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露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犀鑿商略畧畧書以為小學之家允多舛雖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切要未有季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繞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商淺局詩賦亦須卒難為用遂躬躬睿旨標摘是非據舉宏綱裁斷為部總會舊編而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駁雅博羣子集于簡云畢題為韻纂三

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羣王之為淺鄙鑿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部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火心滿着龍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摛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郡多良士西河之產幸不銷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亮晉王諱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之為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闢三本體合四端崇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違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以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務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頽備枝條互起皇帝負宸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歷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處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履東探石書之符函露羽陵之策鳴琴太室復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德藏用顯仁地居周郢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龍關秦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權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躡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錄至於朱標線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窟護叢之外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淫辨濁拾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賈之各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著義蓋鮮乃以宣條暇日鑿訟餘長候情窺寶之鄉疑想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湘縑艾蕪刈楚振頌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為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漁名藩誠復出簪入蹕擬乘輿之制度運轡裁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蹈之顛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嘆鑿金之已陷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撰

於前修家相新書吳云愬於往冊徽華樓仁岳恭遊聖海謬承恩獎取敬該博之致云

### 杜正玄

杜正玄字慎微世以文學相受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多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藉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顏酬對無所屈視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鷄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章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瞻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正藏字為善尤好善學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絳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珠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執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樣家新書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鮮有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賈虞綽之輩崔儼孝逸之倫或於氣質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勢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嗚微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跡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雅俗悔鮮克有終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郊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為或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輝亦為難兄弟矣

### 隱逸傳

###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人也髻髻喪父事母孝聞母曾歐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賢辟開府參軍事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

吏部尚書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叔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任，自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米草飯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戚，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沈醉，謔亂實甚。士謙所感，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苟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疎，預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家。僅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遠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贖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贖，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燭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發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之。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知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馬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堪羨。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實證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本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緣為黃龍杜宇為鷓鴣，馱覆君為龍牛，哀為獸，君子為猓，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母為龜，宣武為龜，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若

曰那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  
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為詠懷詩擬毀棄  
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頌改今之賊重者死  
是酷而不慈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  
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矧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或之  
邊齋雖為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矧之則可有識者願以為  
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邵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戎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  
萬餘人○那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即圖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諡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  
墓

崔廓 疏

崔廓字士玄博陵人也初為里佐屢違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  
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李崔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  
翰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詣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義有子曰曠  
曠字祖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聞皇初泰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為  
河南學事二王侍讀每更自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輔政室參軍自此公擢重王重之不已道蹟  
書曰晉漢氏西京樂王是國平臺東苑菑義如林馬卿薛武騎之官枝乘龍弘農之子每覽史傳嘗慨怪  
之乃略覽晉書錄事記即以命望書方一雖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規漢臣  
之正實似涉象山對藤相之五車若魯季季魯魯兄飲賢重士敬愛忘疲先舉郭隗之宮嘗費移生之禮令

者重關土宇更警山河地方千里穿龍曲阜城兼七十邑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  
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披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  
視上京有懷祖德才謝天人多慙于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蹟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恆心靈自  
失若乃理高象繫管略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鑿會風鳴不足喻龍章  
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榆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東瀾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  
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遵蕭望岳則斐楷張華鶴樹騰聲鴻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濟燕  
南督客河朔情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敢發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投莊不過盈  
尺况復桑榆漸暮慕蒼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詩養鷄鳴謬函鴻儀虛班驥早挾泰山  
而趨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虞周桐錫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  
龍將下誰有好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憑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邱陵為之不速曹植僕預  
聞高論則不預令名楊情若切在下風亦詎窮浮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啓以聞豫重得書卷五十石  
并衣服錢帛時會即文翰多成其手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暕  
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頰衣冠情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蹟答曰謹按漢文以前未有  
冠帽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  
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嶽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  
賜糧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對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  
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千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洽所  
謂問一知二○蹟與洛陽元善河東柳營太原王即吳興姚察琅邪諸葛瑒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

固休無清說竟日

徐則

徐則東海人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精於論議聲擅都邑遂獲棲隱之操杖策入緇雲山常服巾  
葛又入天台山固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緇雲山太極真人徐君  
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濬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徐君之賢  
信而有徵其後屍解柳蒼璣之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名玄風扇爽而有先生留符密  
信化杖飛聲永思靈遊曷用擬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